

石階上的光芒

文學漢林

李德富

我走進青城山，滿目蒼翠，連空氣也清冽如水。陽光從茂盛的樹縫隙中漏下，把一級一級的石階照得濕潤發亮，像剛擦拭過的玉石。山路寂靜，只有鳥鳴和微風輕輕撫摸樹葉的聲音。轉過一個彎，我看見了他。

一位老人，坐在石梯旁的青石上，身旁放着鐵錘和鑿子。他約莫六十多歲，臉如風吹乾的橘皮，手上滿是粗裂的紋路，花白頭髮被汗水

浸濕。「老人家，這麼早就上山了？」我走上前去，招呼道。他抬頭，眼中有山泉般的清澈：「不早了，都敲了百來步台階了。」

我這才注意到他膝上放着幾塊青石片，腳邊還有一堆碎石。他是修石階的。「這活路，一個人做？」

「一個人夠了。」他笑笑，「敲敲打打的事，人多了反倒吵。」

我坐在旁邊看他工作。他用鑿子對準石階邊緣斷裂處，鐵錘輕輕一敲，碎石落下，又用新石片填補，再一錘一錘修平。動作緩慢專注。他敲擊的節奏不緊不慢，叮叮聲在山谷迴盪。

「做這個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退休後沒事做，就上山來修路。年輕時候在這裏修過路，有感情。」
他告訴我，青城山三百多里

遊山道，上千級石階，很多都是他們當年修的。後來他下山進城，做了別的工作，但夢裏常聽見鑿子敲擊石頭的聲音。退休後，他帶上工具回來了。

「現在的石階都老了，風化了，有些地方缺了口，有些地方裂了縫。遊客也越來越多，走上去不安全。」

他從左向右修，每天修幾級，修完一段再往前。一年365天，除了大雨大雪，他都在山上。午飯是自己帶的饅頭和水壺裏的山泉。

「不覺得寂寞嗎？」

「怎麼會寂寞？」他指着四周，「山陪着我，樹陪着我，鳥陪着我。鑿子一響，它們都聽着呢。」

我沉默了。想起城裏，我們用噪音填滿空虛，用狂歡驅逐孤獨，結果越來越怕安靜。而他，安靜得像山的一部分。

「一個月工資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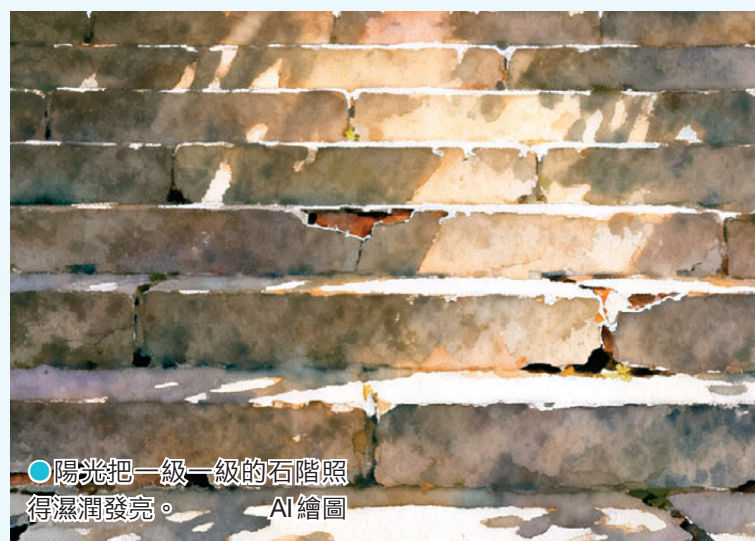
「沒工資。」他擦拭鑿子，「旅遊公司要給，我沒要。我修路又不是為了錢。路壞了，我來修好，修好了大家好走，就這麼簡單。」

陽光照在他花白的頭髮上，像是鍍了一層金。我突然想起，再過幾天就是五一勞動節了。我們讚美勞動，常常讚美那些驚天動地的偉業，卻忘了還有這樣的勞動：它微小，卻腳踏實地；它沉默，卻有力量。它不為人知，卻不可或缺。

我起身告別時，他送了我一塊青石，說是在山頂找到的，紋理很漂亮，像一幅山水畫。我接過來，石片冰涼，卻隱約有溫度。那是太陽曬過的溫度，或許也是他掌心的溫度。

下山的路上，鑿子聲一直追着我，在山谷迴盪，不緊不慢，一聲接一聲，像是要把天敲亮。我攥緊手中這片石頭，心想——勞動最動人的歌，不就是這樣唱出來的麼？不是在大禮堂裏，而是在深山中；

不是用喉嚨，而是用心。



●陽光把一級一級的石階照得濕潤發亮。 AI繪圖



寫給騎手外賣員的情詩

王建強

馭風路過人間

電車碾過晚歸的街燈
影子被拉得很長，又忽然
縮成輪下的光斑——
風正牽着我的衣角，往前趕

穿巷時，掠過高懸的晾衣繩
襯衫下襬掃過月季的刺
帶起半片粉瓣，黏在車把
像誰偷偷地塞給我的，人間帖

在路口等紅燈的片刻
晚風，掀開外賣箱的縫隙
混着青椒的香，吹進
我汗濕的領口，涼得正好

看萬家燈火，在身後
碎成星子——謀生的路
風一直陪着，把奔波
釀成了，會呼吸的詩

拾光碾過晨昏

公交站台上接住最後的片霞
我捏着它的金邊
塞進帆布包——
那裏，已有半袋晨露的涼

晚高峰的尾氣裏
街燈正枚枚亮起
我數着它們穿過車窗
在掌心，酒成碎銀的形狀

加班後，踩過積雨的路
水窪裏晃着月亮的殘片
彎腰擡起時，指縫漏下的
恰是清晨錯過的鳥鳴

奔波從不是荒蕪
是讓每一縷拾來的光
在碾過的晨昏裏
慢慢，熬成生活的糖

踏塵安度流年

車胎，碾過街角的沙
把昨夜的两痕，磨成半透明的痂
我扶正歪了的後視鏡
看塵埃，在晨光裏輕輕打旋

午間的太陽曬軟了車座
汗珠墜進柏油的裂
混着落葉的碎，竟在痕痕裏
長出顆，不聲不響的菌

暮色，漫過第五個路口時
鞋跟沾着的泥，已辨不出顏色
但車筐裏的空瓶叮噹響
像在數，今天又走過多少尋常

車閘上的銹，鏽了圈溫厚的邊
奔波，從不是熬煎
是讓每一粒塵埃，都在腳下
鋪成安穩的流年



最後的修車匠

蔡忠海

筆尖故事

最近見到劉叔，是在春日的一個上午。那天我駕車回鄉，路過鎮老街角，聽見扳手碰撞聲，抬眼看見他蹲在那棵老槐樹下，右手指尖捏着一塊補丁，往自行車胎上貼。

劉叔七十歲，頭髮稀疏發白，瘦小個子，腰彎得像張弓，衣服常年沾着油污，指尖嵌着洗不淨的黑漬，指關節腫大，右手虎口處纏着舊布條——這是一輩子修車的印記。我停好車走過去，喊了他一聲，他抬頭擠出一絲笑。問起生意，他臉一沉，輕輕嘆口氣：「沒多少人修，守一上午才五單。」

劉叔是我繼祖父，同村不同組。當年小姑媽喪夫帶倆孩子改嫁，他也剛喪妻留倆兒子，兩個家庭湊一塊過日子，全靠他修車手藝餬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在村旁小集鎮擺起修車攤，做事細緻、收費低，方圓十幾里的鄉親提到他，都豎起大拇指。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車是農村主要的交通工具，家家戶戶都有，劉叔的修車攤前天圍滿人。他蹲在地上，卸胎、補膠、充氣，手指翻飛，漏氣的車胎很快修好；調閘、擰螺絲，鬆動的車閘立馬穩妥。別人修不好的毛病，他上手就好。兩個兒子放學回來蹲在他身邊遞工具，沒多久也學會了，初中畢業後就留下幫襯。那時候小集鎮熱鬧，賣菜、賣豬肉的吆喝不停，劉叔的修車攤就守在這熱鬧角落。

可是好景不長，最近十幾年，農村騎摩托車、電動車的人多起來，騎自行車的人少了，劉叔的生意日漸慘淡。兩個兒子收拾行李，去城裏學修汽車，各自謀生。熱鬧的小集鎮漸漸冷清，賣菜的攤子陸續撤走，只剩零星幾個。劉叔的修車攤，成了小集鎮的老印記。

劉叔年紀大了，學不會修電動車、摩托車，便每天騎三輪車，去五公里外的鎮上小巷口守攤。清晨七點前出發，守到十一二點返回，風雨無阻。每天能賺幾十塊，再加上自己種的一畝水稻、油菜和花生，夠他和小姑媽老兩口生活，還有點結餘。

前幾年，劉叔聽熟人介紹，貪了點小便宜，把近十年修車攢的四萬元血汗錢，借給了熟人的朋友，說好每月給高息。可沒拿幾個月，那人就沒了蹤影，熟人也找不到了。他找律師打官司，贏了卻無法執行——那人本就是騙子，法院也尋不到。四萬塊是他起早貪黑修自行車攢的，劉叔夜裏抹過淚，第二天依舊騎三輪車去鎮上守攤。

前不久回老家，我在路口碰見劉叔，拉着他到家吃飯。剛端上酒杯，劉叔的手機響了。沒幾分鐘，門外就有人喊：「劉師傅在嗎？」原來是桃花村一戶人家建房，翻斗車胎破了，鎮上沒找到他，打聽着他的電話找來了。劉叔擱下酒杯，說了句「顧客找」，走到三輪車旁蹲下，卸胎、擰膠、打磨、塗膠、貼補丁，再裝胎、充氣、緊固，不到一刻鐘就弄好了。他收費公道，只在材料錢上加了一點工錢，對方連聲道謝，他擺擺手：「舉手之勞。」

回到酒桌，我勸他年紀大了，收攤回家歇着，別太辛苦。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着說：「雖說騎自行車的少了，但還有人找我修板車、斗車，我還能修鎖換鎖。賺錢多少無所謂，每天有事做，心裏踏實，也不會閒出毛病。再說你倆表弟在外打工，要供孩子上學，還得還房貸，不容易，我能幫襯一把，就多幾幾天。」

看着劉叔的白髮、佝僂的身子，我心裏不是滋味。時代變了，摩托車、電動車取代了自行車，老手藝淡了，小鎮也沒了往日熱鬧。劉叔依舊守着他的修車攤，被騙的四萬塊，他沒放心裏去；生意淡了，依舊每天樂呵呵的。有事做，就有奔頭；有人找，就不孤單。



●時代變了，老手藝淡了。 AI繪圖

勞動有假，父親只有地

楊太國

指間歲月

剛進家門，父親便從屋裏走出來，肩上早已扛着鋤頭：「咋回來了？」
「放假了。」

他「哦」了一聲，點點頭，與我擦肩而過，徑直朝田間走去。沒有「勞動節」三個字。我知道，即便說了，他也只會一臉茫然——這個屬於他的節日，他過了幾十年，卻從不知道名字。

五月的鄉野，麥穗已然抽齊。父親踏入田壟，腳步忽然輕快起來。佝僂了一冬的脊背，在那裏挺直了些；握慣鋤頭的雙手，也不再無所適從。他俯身查看墒情，順手拔去幾株雜草，一舉一動，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熟練。這片土地，才是他真正的領地。唯有在這裏，他才會忘記年歲，忘記電話裏那些聽不懂的城市新詞。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此刻，城市正在放假。朋友圈裏，有人露營，有人抱怨調休，有人轉發「致敬勞動者」的海報。這些，父親都看不見。他的世界裏，只有眼前這一壟壟麥子，和鋤頭下翻起的濕潤泥土。勞動節這天，全世界都在談論休息。唯有他，和往日一樣，在勞動。並且——我漸漸看出——在享受。

這不是什麼悲情的宿命。父親確實不懂這節日的來歷，但他比我更懂勞動本身。我們向工作索取報酬、假期與意義，再將勞動包裝成需要「平衡」的負擔；而父親那一代人，只是把種子撒進土裏，然後等待。等待本身即是回報，耕耘本身，就是節日。當他抬手擦汗，陽光落在那黝黑的臉龐上，那層光澤，竟和日

●這個被我們命名的節日，或許本就是他最平常的一天。 AI繪圖



漸金黃的麥穗有些相似。

日頭升高，他的呼吸粗重起來，腰彎得更低，揮鋤的幅度卻更大了。我想喊他歇一歇，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這個日子，勸他休息，反倒像是一種打擾。他的汗珠滾進土裏，無聲無息。這晶瑩的東西，他種了一輩子，從來不是為了收穫讚美。

我忽然明白了：真正的耕耘者，並不需要「節日快樂」的祝福。他們的快樂，在麥苗拔節的輕響裏，在鋤頭入土的節奏裏，在秋天實實在在的收成裏。你若叫他停下，他反而會不知所措。

臨走時，父親送我到村口，鋤頭還扛在肩上。我忽然覺得，這片土地上走過他，也走過他的父輩。一代代人，就這樣把日子過成了節日本身。他們不需要被致敬，正如麥子不需要被歌頌成熟。

只是當我轉身，看見他重新走向田壟的背影時，才隱約覺得——這個被我們命名的節日，或許本就是他最平常的一天；而他這平常的一天，又何嘗不是這個節日，最真實的樣子。